



□ 李田清

三湘有战友

三湘有战友。
我当兵的部队是在湘西北的津市市溁澧农场。溁澧农场是一个劳改农场,地处津市后白洋堤,呈长条形镶嵌于西洞庭湖西北澧阳平原,澧水下游支流沅河、澧水交汇处,属典型的水乡,沟港纵横、堰塘密布。
我当兵服役的54314部队独立营,就驻守在这里,担负着劳改农场的武装看押任务。1983年4月,54314部队由解放军转隶为武警部队建制,番号武警湖南总队常德地区支队直属大队。
在这里,我一待就是4年。
4年的军旅生涯,4年的苦乐年华,记忆刻骨铭心,有如陈年老酒一般,愈发醇厚,愈发珍贵。
有人说:“人生有三种感情,最难忘,即一起扛过枪,一起同过窗,一起下过乡。”
扛过枪是战友情,同过窗是同学情,下过乡是岁月情。
一起扛过枪能排在首位,想来这也是大家都公认的最铁,最值得珍惜的一种感情了。
2024年国庆期间,我专程回到三湘四水,见到了许多魂牵梦绕的战友。其中,我和朱德贵、李陆毅、唐青峰、张春富是同乡,都住在九崑山脚,相隔也不过十来里路。可以说,我们语同音、曲同调、俗同风、食同味。
1982年10月24日,我们同乡50名战友身穿崭新的军装,胸佩鲜艳的的大红花,在父母、家人

的叮咛声和欢送的锣鼓声中,挥泪告别家乡和亲友,登上一辆前往郴州的解放牌卡车,并在郴州挤上开往长沙的列车。在长沙,我们换乘轮船,过湘江,出洞庭,经澧水,日夜兼程,抵达了驻常德54314部队营区。
我和朱德贵、李陆毅等11名同乡,被分到了驻津市溁澧农场最边远,有“西伯利亚”之称的二连。
每到训练场,朱德贵、李陆毅便化身“拼命三郎”,踢腿有风,砸地有声。
严冬时,酷暑下,400米障碍,沙袋绑腿;器械,手掌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老茧;擒敌术,反复练习,成了“拿手好戏”。
不到一年时间,他俩的军事训练成绩在同年兵中出类拔萃,还超越许多老兵尖子,入了党,当上了班长。
我当兵时,只有16岁零4个月,是同乡50个战友中,年龄最小的一个,用李陆毅的话说,就是个“小不点”。
由于年龄小、身体瘦弱,军事训练自然不是我的强项。于是,我另辟蹊径,新兵训练结束后就“弃武从文”,钻研起新闻写作来。作品先后发表在《解放军报》《人民武警报》《战士报》《法制日报》《湖南日报》上,成了部队颇有名气的小记者。
1985年“八一”期间,我采写拍摄的一篇题为《集训归来的班长》的新闻,报道的就是朱德

贵、李陆毅等5名湾井区战友的事迹,分别被《解放军报》《人民武警报》《湖南日报》采用。
文章这样写道:“八一”前夕,武警湖南总队常德地区支队直属大队二中队,从宁远县湾井区同时入伍的朱德贵、李陆毅、李良才、梁连明、李明辉等5名战士,被评为优秀战士并当上了班长。
文章发表后,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。
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外。
虽然在部队表现突出,但由于多种原因,朱德贵、李陆毅没有提干,也没有转志愿兵。带着遗憾,1986年底,他俩脱下警服,告别了军旅生涯。
朱德贵回到家乡鲁观洞,而李陆毅则去了零陵卷烟厂。
我退伍回到地方后,考入北京广播学院(现中国传媒大学)读书,通过几十年打拼,成长为一名作家、高级记者、三级教授、县处级干部、州管专家、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
有道是,人生道路千万条,关键的只有一条,就看你走对没有。
说实话,我一直庆幸当年“弃武从文”的选择,如果一味在军事训练这一条道上挤“独木桥”,也许我至今还跳不出“农门”,更不说有今天的成就了。
这次三湘之行,我的第一站是永州。
在一天傍晚,我偶遇了赖运华,我们独立营四连的老班长。赖运发是78年兵,广东人,第一眼看上去,其貌不扬,甚至像一个种田的老农,但脑子里装的东西可不少,眉角皱纹里都是岁月赐予的生活经验。
前几年,一个机缘巧合,他来到永州,据说投资很大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那天,他是带着年轻漂亮的娇妻,一起来参加饭局的,满面春风,堪称人生赢家。

有道是,人生得意莫过于此,金榜题名,洞房花烛,娇妻相伴。
“日落长沙秋色远,不知何处吊湘君。”我的这次三湘之行,第二站便是长沙。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长沙战友张春富、唐青峰做东,我们几位战友相约在一家小酒馆。
酒馆的装饰并不华丽,却透着一股亲切与温馨。
桌上,几碟小菜,几盏灯火,足以映照出彼此眼中的光芒,那是久别重逢的喜悦,也是岁月静好的安详。
酒桌旁,我们的笑声、碰杯声此起彼伏。我们谈起了青春,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。我们感慨时光的流逝,却也庆幸自己曾拥有过那样一段难忘的经历。
唐青峰个头不高,单薄清瘦,性格稳健,就像秋天田野里的红高粱般成熟而又内敛。
张春富则与唐青峰相反,身材高大,性格豪爽,1.78的个子,办事风风火火。
他俩是我们战友里出类拔萃的佼佼者,50名同乡只有他俩考取军校。
军旅生涯十几载,酸甜苦辣,风风雨雨,入了党,当过排长,干过中队长,一路提拔到副团职干部。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,这已经是鲤鱼跳龙门了。
他俩有过普通士兵的艰辛,也有过军校学员的快乐,更有过基层带兵人的酸楚……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升华,政治上的成熟,能力上的提升。
更为难得的是,转业回地方后,他俩继续保持和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,一步步地成长为处、局级领导干部。
三湘有战友,战友是朋友,更是兄弟……战友在时光,惟楚有才,于斯为盛……

□ 周丹

一月的诗章

一月的风,割破寒冬的幕布
奏响新年的第一首序曲
葱绿的芽尖顶破冻土,伸展,向上
私藏春的意图

一月的雪,书写天空的情书
纷纷扬扬洒满枝头、房屋和平静的湖面
被雪覆盖的世界,生命在悄悄复苏
城市与村庄,开篇润墨
却是铺天盖地的白

一月的星,点亮寂静的苍穹
如温暖的炉火捂热了掌心,唤醒
林中行走的旅人
如茶烟起,等一场繁花盛放
如窗下灯影,勾勒母亲脸上的安详

一月的霜,凝在游子的眉头
一列列车赶夜色,奔向故乡
行囊是满的
背包是满的
乡愁也是满的

□ 莫章海

虞美人·过苗年

岁丰时稔山呼笑,露月冬阳照。苗家祭祖过苗年,此起彼伏鞭炮伴炊烟。
遗风千古民间事,宾客行亲至。笙歌酒礼韵情稠,长宴欢心把盏醉无忧。

□ 高俊华

陪伴无声中

秋水长天一色空,春风十里杏桃红。
夏日奇峰牵碧翠,冬雪险岭秀云松。
岁月无痕糖糍雨,光阴有度银汉风。
纵失骄杨又失柳,日月乾坤今古同。

□ 刘长煜

凯里酸汤吟

苗岭珍藏古韵长,凯里酸汤韵流芳。
源沸汤煮春秋味,白米炊蒸岁月香。
涌起山乡传旧艺,业兴市井谱新章。
今朝盛举宏图绘,百亿金途绽曙光。

□ 李松伟 杨娜

九崑礼赞

榕江县崇义乡九崑侗寨,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静卧在大山的臂弯里。
晨雾尚未散尽,村民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
青壮年荷锄走向肥沃的田地,深耕着岁月的诗行。妇女们则聚在传统织机旁,手指灵动穿梭,织就绚烂的侗锦,那是民族文化的经纬,丝丝缕缕都诉说着古老的传说。老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鼓楼下,口传心授着先辈的歌谣,悠扬的曲调,婉转的歌声,在山谷间一次次地回荡,唤醒沉睡的记忆,声声入梦,也将侗族的灵魂完美传唱。
在九崑侗寨,能歌善舞者居多,古树下、凉亭内,风雨桥上,经常看到歌舞爱好者拉着牛腿琴,音符悠扬,弹琵琶者指舞之间,音律醉人,二者交融,仿佛高山流水间的一曲仙乐。
村里的干部们,宛如星芒,在村寨的天空闪耀。他们心怀热忱,以梦为马,驰骋在乡村振兴的征途。为了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振兴,他们精心策划,组织参加盛大的侗歌比赛、民俗展演,让外界的目光聚焦这片充满热情的土地上,让侗族的魅力走向四方。在乡村建设的浪潮中,更是不辞辛劳。驻村第一书记和村长亲自带领村民修缮风雨桥,铺设产业路,建设微型菜园等,不断提升村寨的硬件设施,改善村容面貌,用自己的辛苦指数,换成了群众的幸福指数,诠释着对九崑未来和明天的深切关爱。
村民们深明大义,紧紧追随村干部的脚步。积极参与文化传承活动,让侗族文化的火种越燃越旺。在产业的发展中,紧跟时代的步伐,发展罗汉果、百香果等现代农业产业,在家门创收致富,群众也找到了乡村振兴的致富果,幸福果,希望果。在帮扶家乡建设中,大家出工出力,搬运砖石、栽种花木,用汗水浇灌希望的花朵,让九崑村焕来了新的春天。
抬头远望,九崑村正以崭新的姿态崛起。宽广的道路延伸向远方,一排排木楼错落有致,稻田金黄翻滚,鼓楼巍峨耸立,文化传承不息,一切是那么的美好与幸福。村干部与村民的心,紧密相连,如同山脉与大地,不可分割。他们以信念为笔,以汗水为墨,在时代的画布上,绘就九崑村壮美的华章,向着幸福与繁荣,一路高歌,永不停歇。

□ 傅安辉

评女诗人淳本的诗

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淳本,是贵州省作协会员,主要从事诗歌、散文创作。作品散见国家级刊物《诗刊》《当代》《人民文学》;省级刊物《作品》《星星诗刊》《诗选刊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潮》《中国诗歌》《浙江诗人》等数十种文学刊物和选本;为2023年《诗潮》封面开卷诗人。其诗词作品还进入我国十多个诗歌选本。获得全国“淬剑诗歌奖十大女诗人”奖。
淳本是一位热爱生活的女诗人。诗就是她生活的反映。她说:“我认为:‘诗即是生活’。”淳本是一位多产女诗人,虽然至今只出版了两本诗集,但她已经写下的尚未发表的诗作数量很大。淳本是一位有天赋的女诗人,已经有多人夸淳本写诗有天赋。她说:“列宾美术学院的一位著名教授(画家)说过‘天赋就是热爱的能量!’这句话有如醍醐灌顶,对我有着深深地启示。”
荣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骏马奖”的姚瑶评价淳本说:“在新时代黔东南州诗人群里,淳本诗歌作品的艺术造诣,排名应该在屈指可数的前几位,就是在新时代贵州省女诗人队伍中排名也是靠前的。”
二
我最赞赏淳本的诗作《破碧坞》。这首诗以开卷诗人的资格发表于《诗潮》2023第一期,真正做到了高度概括和笔力独到。“破碧坞”即凯里市西面的香炉山。淳本写的香炉山是真正文学艺术上的香炉山。比如她不说站在香炉山顶上,顿觉“一览众山小”而快意当前,而是另外写道:“站得高了,/万物的偶然会让人类的刻意索然无味。”这就有了独特的感受,感悟完全与众不同。接下去,写香炉山上的云:“曲曲折折的云,顺着山风奔跑”,云成了“跟风派”,好像为文写实,可是,诗人笔锋一转,指责云“有人说东,它不敢西去”,说明云也是屈从于人的指挥。这就自然有了含蓄的诗意。在诗里,诗人还写道:“农历六月十九日/爬坡节与观音道被意识流连接在了一起!”原来,六月十九日既是香炉山爬坡节的日子,又是传说中观世音菩萨的成道之日。把情人的成双与菩萨的成道两方面关联在一起,意蕴对接极为丰富,指出这给意识流提供了若干思路对接的空间,这就是诗人诗作的独到之处,高超之处。
淳本的诗作《须臾》,发表于《当代》(诗歌)2023年第二期,也是上乘之作。主题是挑战不可能。要变须臾之短暂为永恒之存在。诗作这样写道:“我这颗早起的露珠,当然没有水流那么长久/白云在四处野游,明月在天空终了/我们各得其所/虽然他们叫做永远,我叫做须臾/虽然你来看我,我就存在/你走了,我就得消失。/虽

□ 王承钧

又见银杏披金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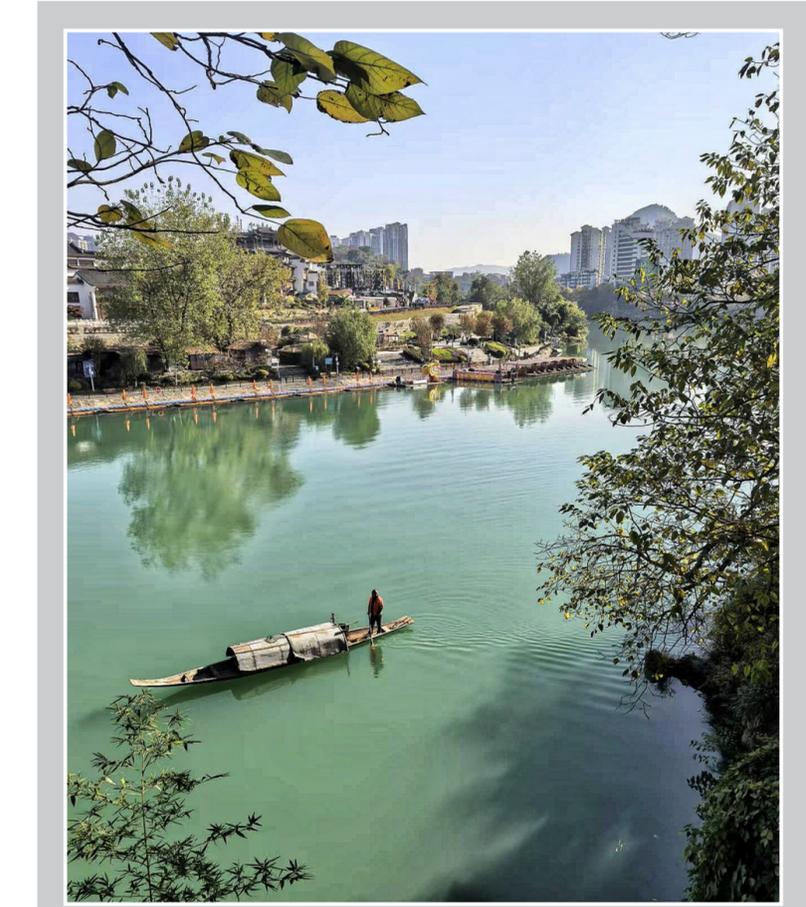
从凯里市区的“城市之门”到高铁南站之间的快速通道名为“银桂大道”,它宛如一条城市的锦带,连接着凯里与远方。秋冬时节,大道两旁的银杏与桂花交织成一幅季节的彩绘,仿佛是大自然与城市建设的美好约定。
当秋意渐浓,桂花率先登场,馥郁的芬芳如灵动的音符,在空气中跳跃、弥漫,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沉浸在这馨香的气息里。而随着时光的流转,步入冬季,银杏则成为了主角。那些高大挺拔的银杏树,像是被大自然这位顶级画师精心涂抹,满树金黄,纯粹而热烈,毫无一丝杂质。每一片银杏叶都像是用黄金精心打造,那是一种浓郁而醇厚的金黄,黄得夺目,黄得耀

然我的呼吸如歌唱,叫你的时候/有滴滴答答的水声/可是鸟鸣不够,流水不够呀/仿佛我与你一起的一生,就该那么短暂。”这首短诗一共才有十行,却出现了不少表达短暂意蕴的意象,有“露珠”“水流”“在天空终了”“走了”“消失”“滴滴答答的水声”“鸟鸣不够”“流水不够”等,把“须臾”极为短暂的意蕴抒发得非常富有诗意。
淳本的诗作《我的羊群》也发表于《当代》(诗歌)2023年第二期,这首诗挑战世俗、主张回归自然。对于一辈子都在为功名利禄奋斗的现实现人生,诗人发出惊世骇俗的反叛呼声:“总有一天,我要收养一群羊/让它们在国外吃草!”。这无异乎是在大声反抗:“总有一天,我要带领一个团队,让他们挑战世俗,从被功名利禄羁绊与扭曲中挣脱出来,恢复人的天性,跑到尘世之外去享受大自然的恩赐!”这首诗挑战世俗、主张回归自然的意蕴彰影力透纸背,读了令人荡气回肠,直觉痛快淋漓,仿佛受到了一次超凡脱俗的洗礼,身心都得到了解放。

淳本的诗作,就是这样,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作,盛满了浓浓的诗意,不直白,不落入俗套,有含蓄的美,令读者有嚼头,有回味。

三
淳本的诗作艺术造诣显见。诗语表达刻意而为诗意服务,诗体构架讲究美观得体。在诗语方面,追求唯美诗风,比较注意锤炼推敲,尽可能减少口语的俗气,增强诗语的古典韵味,打造一种属于自己独有的语趣之美。在诗体方面,彻底告别束缚诗人的格律形式,践行自由体诗。诗句长短相间,音韵抑扬顿挫,视觉听觉各生美感。
在谈诗歌创作体会时,淳本说诗人写出好诗要经过三道坎:“从狂热地写诗到如何写好一首诗,是一个诗人进化的第一道坎。处理好感性与理性,则是诗人的第二道坎。第三道坎,便是‘我’与万物。诗人应该学会与万物对话。”简单归纳她的这段话,就是:写出好诗,第一道坎是热爱并作理性思考;第二道坎是天真的感性与睿智的理性相结合;第三道坎是从抒写“小我”走向表达“万物”。关于第一、二道坎,淳本显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。至于第三道坎,她还在努力当中。有人请教淳本诗歌创作如何才能获得“神来之笔”?她说:“一个好的诗人,一定会有某种出其不意的联想,会有一些神来之笔。这一定是诗歌主动找到了你,溢于你的笔端。但这种出现,不会是意外,而是你常年累积的结果。所以,提高审美经验,才是提高诗艺的终极方法。”淳本说得对,我们必须多读多写多品味,提高审美经验,形成积累。积累多了,才能有灵感产生,写出好的诗作。

总观淳本的诗歌创作,也存在不足。一是欠缺大我的抒写。二是有些诗作意境较朦胧。三是意象表达意蕴有些不够有机统一。期待淳本继续坚持唯美主义的个个人抒写,在诗体与诗语的艺术追求上不断有新的造诣。更期待淳本写出无愧于当今时代的诗篇,写出现实大我的诗作,以营养丰富丰盛的精神食粮奉献给祖国和人民。



清水江

刊头图

陈雪村 摄

张德冲散文集《山水镰刀湾》出版

本报讯(记者 王道东)近日,剑河县柳川镇干部张德冲的散文集《山水镰刀湾》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。
张德冲每到一地都有作品面世。这些文字或写村寨的概貌,或写服饰和歌曲,都是有感而发,直抒胸臆,可为外来游客提供向导,更为本地人增添文化自信,具有很高的学习和收藏价值。例如《唯美巫加多》《独特的苗族锦绣》《革东苗族飞歌》《反排苗寨的歌舞》,《老山界》《神秘雷打塘》等,行文优美。作者把书分为生态村寨篇,生态文化篇,生态山水

篇,全书40万字。
作者对剑河充满深情,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充满深情,正如作者在文中说的:在剑河,我领略了它原始茂密的森林植被,欣赏了它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,饱览了它极富特色的民族风情。剑河的自然山水、人文景观和民族习俗耕植于我的精神世界,烙印于我的心灵深处。秀美的仰阿莎湖吸引着我的眼球,唯美的温泉沐浴文化触动着我的情愫,奇绝的古生物化石牵引着我的无限遐思,就像神话故事里的仰阿莎姑娘一样,是那么的让人向往,又那么的让人着迷。

高飞,时而低旋,时而亲昵地拂过行人的肩头,时而又调皮地在枝头逗留。这风中的银杏叶,尽情地展示着生命最后的大章,用它们的舞姿诉说着对季节的眷恋和对大地的深情。
每见银杏,便不由得想起郭沫若笔下的那篇《银杏》来。“银杏,我思念你,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叫公孙树。但一般人叫你白果,那是容易了解的。”这古老的银杏,恰如郭老所言,身负着岁月的痕迹与历史的厚重。它穿越漫长的时光,如一位坚毅的智者,默默见证着世间的沧海桑田。银杏珍贵,不仅因其存活年代久远,是植物界的“活化石”,更在于它对生态环境的独特贡献。在城市的喧嚣中,银杏像一台绿色的空气净化器,吸纳着尘埃与污浊,吐纳出清新与宁静,为城市的生态平衡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。
“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端直,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,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青翠,多么的莹洁,多么的精巧呀!”在银桂大道上,银杏树

扮演着主要角色,高大的树型有序分布在道路两旁,用它们的枝繁叶茂为城市撑起一片片荫凉,用四季的更迭为城市变换着色彩。它们是凯里城市画卷中的一抹亮色,是喧嚣尘世中的诗意点缀。春日里,嫩绿的新芽满枝,萌动着生机与希望;夏日时,葱郁的树冠如华盖蔽日,洒下清凉;秋冬之际,金黄的叶片或随风舞动,或静静飘落,将城市装点得如诗如画,让行色匆匆的人们也不禁为这片刻的美丽驻足,在心底泛起对自然、对生活的温柔爱意。
沿着银桂大道前行,看着一棵棵银杏披上金甲,心中满是对这树种的敬意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。银杏以其珍贵、实用和美丽,深深扎根于凯里这片土地,融入城市的血液,成为城市灵魂的一部分,岁岁年年,续写着与城市的金色华章。让每一次的遇见,都成为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,也让外来的每一位旅人,带着这份金黄的记忆,开启凯里之旅的美好序章,在心底留下一抹关于这座城市最温暖、最亮丽的印象。